

現代

第二卷 合訂本

上海書店影印

現代

LE CONTEMPORAIN
VOLUME

創作大壇號

第二卷

第一一十一號

II NUMÉRO I

NOVEMBRE

1932

秋

葉聖陶

開了鎖，推開房門，一陣的微蒸氣。是陰沈的秋天的傍晚，那些疎闊得幾乎不相識的傢具都顯得非常朦朧。開了兩扇窗，纔看出什麼東西都染上了一層灰塵。

她站到鏡臺前，那鏡中的人臉色灰暗，兩眼下方各有淡墨痕似的一搭，嘴唇失了明顯的界限：似乎不就是每天

看見的。她便想到今天是疲乏了，買票處的擁擠，三等車中三點鐘轉側不得的站立，下車之後提着並不很輕的提箱從車夫的包圍中擠出，真是少有的努力。這幾天本來覺得腰痛腿酸，現在更見厲害了；只想把身子放平，讓牀褥來支持她自己的重量。原來是秋分了，她突然想起，跟着就來了傷感的心情：四十不到的年紀，身體上已挂着曆書了：

她的眼光給鏡臺上什麼東西攔住了。焦褐色的一些小團，焦褐色的幾條枝梗，荒地上的尸骸似地散置在那裏。她記起了，那是去年春天上墳的時候在河邊採的野薔薇，回來丟在這裏，就匆匆地趕火車去了。一年半的時光又溜走了，現在又得去上墳。

她約略拂去牀上的灰塵，便躺下來。好似來到了淒涼的旅店，兩眼直望着帳頂，讓自己沈沒在悵悵然的感覺裏。

皺臉的老媽子端着煤油燈進房來。她把燈放在靠窗的桌子上，便用探索的眼光回頭看，自言自語道，「小姐在這裏歇息；」又拖着滯重的脚步出去了。

不一會，房門外起了輕悄的對話聲；雖說輕悄，但雙

方顯然都沒有操縱自己的聲帶的素養，說的什麼完全傳到了房裏躺着的人的耳朵裏。

「聽我們奶奶說，她在上海做收生婆的。」

「咄，咄，好醜的行業，血淋淋的……」

「血淋淋倒不用管；你想，收生婆，說出來多少下等！」

「她還是小姐呢，小姐怎能幹這種行業。叫我想，難為情極了，那裏還有面孔見人。」

「我也這樣說。她要配人家只怕難了。討一個新奶奶，說是做收生婆的，誰要？」

「她年紀不輕了吧？」

「不清楚，沒有聽我們奶奶說過。看她那樣子，三十五總不止了。」

躺在牀上的人知道說話的一個是嫂嫂處用的剛纔送燈來的那個皺臉老媽子，另一個該是宅內別人家的老媽子。在有了縫道的板壁上，她們的眼睛大概正貼着在那裏，窺看着醜陋的下等的難為情的她吧。她這樣揣想，並沒有嫌厭她們的意思；老媽子知道什麼。自從開業以來，一年間

收過不到三十回的生，那些自以為開通而請產科醫生的人家，又有幾個人不把異樣的眼光投到她身上。「你，幹這行業？」從他們的眼光裏總可以讀到這樣的話。老媽子不過把這個話說了出來罷了。倒是她們揣測她的年紀有點兒可恨。她自己也不明白所以然，對於別人考查她的年紀總覺得討厭；在學校裏的時候，有些同學直捷了當問她幾歲，她心裏固然不舒服，臉上卻不好意思發作，便支吾其辭說忘記了；更有伶俐乖巧的同學乘她不設防，突然問她屬什麼生肖，她的回答也決不會疎忽，不說屬花條馬便說屬長頸鹿，那些非洲狩獵影片裏的東西。這樣對付過去以後，她便把發問的人看作一個不懷好意的偵探，越能少同她交往越好。

老媽子又說什麼只怕難了，啊，想它做什麼！她轉身向裏，面對着映在帳幅上的她自己的黑影。

晚飯過後，嫂嫂到她房裏來談話。約略說了些不相干的引子之後，便吞吞吐吐轉到正文：說本來要寫信到上海去的，一因哥哥不得空閒，二則她就要回來上墳了，所以

留到現在面談。說有人來談起，有一個姓張的要娶填房，年紀也不算大，纔五十三歲，是一家錢莊的經理，手頭有兩三萬；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女兒最長，已經出嫁了，大兒子明年也要辦喜事——做他們的「晚娘」是並不困難的：要不要回答來人說不妨談談，須請她自己作主；在嫂嫂的意思卻以為不妨談談的，因為這樣適合的人家很難得碰到。

她聽罷嫂嫂的話不就回答：這並非由於羞婉。當她二十歲以前，有人到她母親旁邊來說你家小姐姐什麼什麼某家幾少爺什麼什麼的時候，她是立刻會像淘氣的小貓那樣一溜就不見的；二十一歲那年上母親父親相繼去世，此後人家的這些話就向着哥哥嫂嫂說了，她漸漸學會了假作沒有聽見的本領，臉上固然不免發紅，溜走卻不消了，這期間便偶爾聽到「續弦」「填房」那些字眼；二十七八的時候，她決定了不嫁，因為父親的遺囑上有這樣的話，女兒中如有終於不出嫁的，應得田二十畝；但走來說親的人還是有，她卻用旁觀的態度來聽，甚或發一些比嫂嫂更精細的盤問，好像所講的真是全不關她的事——誰也不能知道

她心頭正沸騰着快適和妒恨糾結成一團的思潮。

現在她聽說那人五十三歲，就好像有硬硬的一簇鬚鬚在她嘴的四圍亂掃，那種肉麻的惡心的感覺直拓展到兩頰和頸間。一個老人和她自己的並肩雙影閃現在她眼前，呵，這像什麼樣子，有什麼意思！她閉了一下眼，纔回答嫂嫂說，「早就說過不談了，嫂嫂，為什麼又提起這些話來了？」

「我們這樣想，」嫂嫂的聲調顯得十分親切，「妹妹一個人在上海開業究竟是辛苦的事；如果有了適合的人家。就安舒得多了。」

究竟是辛苦的事，嫂嫂這話正說中了真實。護守一個生命，同時迎接一個生命，這是須得集中了全身的精力方能着手的工作；陪同產婦的一陣陣的掙扎，非把力氣運用到兩臂一回回地振奮不可，直到新生命脫離了母體纔得透一口氣；其時衣衫是溼透了，軀幹四肢似乎不復屬於自己，然而在產婦和嬰兒雙方還有許多善後的料理，不得就此休息。這樣的辛苦居然受得住，她自己想起時也有點不相信了。但就身體的情況而論，這樣地受辛苦至多也只能

支持十多年，她自己十分明白。五十多歲還能挺起脊梁收生麼？除此以外，還有業務上的艱難很可憂慮：開業一年多，只收過不到三十回的生，是個勉強敷衍過去的局面；產科醫生的牌子差不多每條路上都有，路角牆壁上時常一排地貼着廉價收生的廣告——「不論日夜，藥費在內，五元，」「照定章對折，一律四元，」這顯示出其中有看不比商界爲緩和的競爭；凸起肚皮的婦人幾乎滿街都是，爲什麼請教她收生的這麼寥寥呢？假若第二個年頭的成绩還不及第一年，以後一直衰落下去，這如何得了！關於這些，在看到家庭的日漸衰落，時勢的急劇轉變，決然投考產科學校，準備做職業婦女的時候，她是完全沒有想到的。就是在當學生的三年間，都以爲畢了業走出校門，便有一個自由的快適的天地等候着她。直到開了業，在實際的體驗中，她纔知道碰見的是辛苦，是身體和精神雙方的辛苦。雖是辛苦，總得忍耐着掙扎下去；前途固然茫茫，但不掙扎又將奈何：這是她目前的邏輯。

「辛苦是的確的，不過我還受得住，」她看着煤油燈，以免眼光和嫂嫂的接觸。

「現在還受得住，將來呢？」嫂嫂頓了一頓，又說，「我又要說婦人家的那句話了，一個人總得有個靠傍；如果生下一男半女，不就什麼都放心了麼？」

「這個話我不很相信，」她搖着頭。「我只看見婦人家受子女的累，什麼都放心了是說說的。」平時看慣的婦人家生產時的情狀閃現在她眼前：血的潮，肉的迸裂，被宰割似的悸動和呼號，真是無比的犧牲。同時她又閃電似地想起講義上所說的難產的產母大概在什麼年齡的話，便髣髴看見了她自己落在難產的危難中的形相，呵，可怕！嫂嫂見勸誘無效，就換一條路向來說：「話又說回來，子女原不一定要自己生的。像那張家，女兒已經出嫁，兩個兒子也都大了，你的爲人是不會待錯人的，他們當然尊敬地親熱地待你，還不是和自己生的一樣？」嫂嫂坐近一點，伸出手來似乎要拉她的衣袖的樣子，把聲音轉得很軟媚地說，「這個也叫你娘，那個也叫你娘，你聽了纔快活呢。」

娘，這個生疎而帶有快感的字眼，它確然給與她好像喝了一點酒的舒適，正同聽到人家稱一聲「奶奶」或者「老

閨娘」的時候一樣。面前倘若有一個玉雪可念的孩子，把小手牽住她的衣襟，愛嬌地叫一聲「娘」，她自己會把什麼辛苦都忘記了吧。不然，就是已經出嫁了的小姐，呼她爲「娘」，同她說一些體己話，她自己也會覺得生活並不空虛吧。——可是，硬硬的一簇鬚鬚好像又掃到她的嘴唇上來了；這回髻髻更看見了斑白的頭髮，重疊的額紋，老花的眼睛和焦黃的牙齒。一陣懊惱使她迸出決絕的話：「嫂嫂，我們放開這個，談談別的吧。」

「那末，只好同絕那個來說起的人了，」嫂嫂搭訕着說；從前同類的好多回談話，差不多總是由嫂嫂這樣收場的。

隨後嫂嫂就談到哥哥的織襪廠的失利，同樣的小規模的廠家不下十餘家，要開闢推銷的路徑比向人家借錢還難，到年底預備收歇了。最近有人來拉股份，織闊幅的絲棉，看來好像呢，可以做西裝，銷路據說是不壞的；不過手頭沒有錢，想賣了田去入股，反正連年以來，今年水災，明年蟲荒，收成七折八扣，又加上什麼捐稅，眼見得田不是什麼有好處的產業了。末了說，「今天他們就在那

裏開籌備會，所以到這時候他還沒有回來。」

突然地，父親的遺囑，——終於不出嫁的得田二十畝——在她頭腦裏刺了一針，她覺得完全明白嫂嫂這一番勸誘的意義了。她不免激怒，想她偏不肯嫁，哥哥嫂嫂又能把她怎樣。她更想問個明白，賣了田去入股，是不是留下應該歸她的二十畝。但是一轉念後，他們既沒有提明，她又何妨暫作不知，到事情真個做出來時再與他們爭論吧；於是耐着性兒，聽嫂嫂接說瑣瑣屑屑的柴米油鹽的家常話。

她坐在艙的右邊，靠着明瓦窗。艙中圍坐着六七個男人，女人只有她和嫂嫂，小孩有她的兩個姪兒。白雲籠罩着原野；輕風送來清新的草氣，也送來陣陣的薄寒；河水活活地在船底流過；人語聲顯得很寂寞似地。

比較十餘年前，上墳的情況是冷落得多了。那時候全家各房同住在宅內，上墳那天的早晨大家在大廳上齊集，就是一個十分歡快的場面。各房的奶奶小姐走出來齊穿起自出心裁的新裝，這個的繡着蝴蝶，那個的繡着牡丹，各

樣的花邊，各樣的款式。脂粉氣從每個臉龐上每條手臂上浮散開來，熏得人人都好像喝了一點酒，有說不出來的高興。小孩子是跳出跳進地催着上船，這個拉着伯伯，那個

牽着爸爸。所有的人齊集了，纔出門上船。船一共有三艘，搖到河道寬闊處便並排着行。水果和茶食擺得滿桌，簫笛聲應和着，笑聲在這船和那船間投來投去。簡直是全家快樂的郊游會。現在，各房分散了：有一房在交易所投機得利，便在上海造小洋房住；其他幾房或在上海做點生意，或在南京當個小差使，都帶了家眷去；空下的房子就租給幾家別姓住了。大廳久已成為三不管的區域；令人生厭的幾把破椅子上積着厚厚的灰塵；梁間常常擱着竹竿，一排地垂着不知誰家的孩子的尿布。競新門豔的盛況再也不會在這裏湧現了，因為別房的女人根本就不來，只男人來了算數。就是男人，活動的天地各自不同，他們除開上墳而外，見面的機會也就很少了吧。

這麼想着，她感得非常淒清。從前那些即使是一個夢，那個夢可否重做一回呢？——父親母親還健在；各房不必為生活而掙扎，依舊住在一處；快快活活一同去上

墳，仍是三艘船，並排着行，水果和茶食擺得滿桌，簫笛聲應和着，笑聲在這船和那船間投來投去；那樣的夢，多少甜美呀！

「……那曉他上了當！」濃鬚的一個堂兄的高聲闖入她的耳朵，她便聽下去。

「說是交保證金三千兩，六釐利息，每月薪水一百塊。待交了保證金，他們卻左也不開辦，右也不開辦，只說籌備尚未停當。這纔疑惑起來，說把保證金還了吧；嚇，回答說沒有了！你們想，小夥子家幹事這麼不着實，我是完全相信他的話，誰知他把雪白的銀子丟在水裏！」

她就知道那堂兄所說的「他」是他的兒子，一個商業專門學校的畢業生。

在南京當科員的一個堂兄抬一抬他的眼鏡，說：「這非同他們打官司不可。」

「當然要打官司」，摸着上唇的濃鬚：「但是我好容易湊了三千兩銀子，現在是兩手空空了！空手是打不來官司的。所以今天要同你們商量：我提議賣掉我們的老宅。」大家似乎噢了一驚，暫時間彼此面面相覷。

「我們本已搬出去了，搬回來的必要好像也沒有，」

另一個堂兄鬚髯給提議人作說明。

哥哥也開口了，他說：「倘若大家同意，我自然也不反對；我可以另外租房子住的。」

她似乎覺得腔子裏突然一空；同時頭腦昏暈起來，艙內的人物在那裏旋轉，望得見的天和田野也在那裏旋轉。

從十六歲那年佔有的一間房間，她自己的僅有的世界，現

在也將被奪去了！

到了墳前，她拜下去，眼淚簌簌地落下。

夜間，在回到上海去的火車中，她茫然靠着長條的椅背。闖進她的意識的是零零亂亂的材料：二十畝田……乾枯了的野薔薇……五十三歲……血的潮，肉的迸裂……一個大肚皮的婦人在那裏敲她的寓所的門……

中國

古代

社會

研究

郭沫

若

著

著

現代書局

發行

每冊實價
一元二角

▲▲清算中國古代的社會，這是前人所未能做到的工夫。然而這工作又是迫切需要的，因為對於未來社會的展望，逼迫着我們不能不生清算過去社會的要求。本書是郭沫若先生近年來以唯物辯證法的觀點，從事研究中國古代甲骨文及遺物的結果，不但證明了「我國國情不同」的謊話，而且為中國的前途得出了一條光明的康莊大道來。

春蠶

茅盾

一

老通寶坐在「塘路」邊的一塊石頭上，長旱煙管斜攔在他身邊。「清明」節後的太陽已經很有力量，老通寶背脊上熱烘烘地，像背着一盆火。「塘路」上拉繅的快班船上的紹興人只穿了一件藍布單衫，敞開了大襟，彎着身子拉，拉，拉，額角上有黃豆大的汗粒落到地下。

看着人家那樣辛苦的勞動，老通寶覺得身上更加熱了；熱的有點兒發癢。他還穿着那件過冬的破棉襖，他的夾襖還在當舖裏，卻不防纔得「清明」邊，天就那麼熱。

「真是天也變了！」

老通寶心裏說，就吐一口濃厚的唾沫。在他面前那條「官河」內，水是綠油油的，來往的船也不多，鏡子一樣

的水面這裏那裏起了幾道細紋或是小小的渦旋，那時候，倒影在水裏的泥岸和岸邊成排的桑樹，都攪亂成灰暗的一片。可是不會很長久的！漸漸兒那些樹影又在水面上顯現，一彎一曲地蠕動，像是醉漢，再過一會兒，終於站定了，依然是很清晰的倒影，那拳頭模樣的榦枝頂都已經簇生著小手指兒那麼大的嫩綠葉。這密密層層的桑樹，沿着那「官河」一直望去，好像沒有盡頭。田裏現在還只有乾裂的泥塊，這一帶，現在是桑樹的勢力！在老通寶背後，也是大片的桑林，矮矮的，靜穆的，在熱烘烘的太陽光下，似乎那「桑拳」上的嫩綠葉過一秒鐘就會大一些。

離老通寶坐處不遠，一所灰白色的樓房蹲在「塘路」邊；那是繭廠。十多天前駐紮過軍隊，現在那邊田裏還留

着幾條短短的戰壕。那時都說東洋兵要打進來，鎮上有錢人都逃光了；現在兵隊又開走了，那座繭廠依舊空關在那裏，等候春繭上市的時候再熱鬧一番。老通寶也聽得鎮上小陳老爺的兒子——陳大少爺說過，今年上海不太平，絲廠都關門，恐怕這裏的繭廠也不能開；但老通寶是不肯相信的。他活了六十歲，反亂年頭也經過好幾個，卻從沒見綠油油的桑葉白養在樹上等成了「枯葉」去喂羊喫；除非是「蠶花」不熟，但那是老天爺的「權柄」，誰又能夠未卜先知？

『纔得清明邊，天就那麼熱！』

老通寶看着那些桑竿上怒茁的小綠葉兒，心理又這麼想，同時有幾分驚異，有幾分快活。他記得自己還是二十多歲少壯的時候，有一年也是「清明」邊就得穿夾，後來就是「蠶花廿四分」，自己也就在這一年成了家。那時，他家正在「發」；他的父親像一頭老牛似的，什麼都懂得，什麼都做得；便是他那創家立業的祖父，雖說在長毛窩裏喫過苦頭，卻也愈老愈硬朗。那時候，老陳老爺去世不久，小陳老爺還沒抽上鴉片煙，「陳老爺家」也不是現

在那麼不像樣的。老通寶相信自己一家和「陳老爺家」雖則一邊是高門大戶，而一邊不過是種田人，然而兩家的運命好像是一條線兒牽着。不但「長毛」造反那時候，老通寶的祖父和老陳老爺同被長毛擄去，同在長毛窩裏混上了六七年，不但他們倆同時從長毛營盤裏逃了出來，而且偷得了長毛的許多金元寶——人家到現在還是這麼說；並且老陳老爺做絲生意「發」起來的時候，老通寶家養蠶也是年年都好，十年中間掙得了二十畝的稻田和十多畝的桑地，還有三開間兩進的一座平屋。這時候，老通寶家在東村莊上被人人所妬羨，也正像「陳老爺家」在鎮上是數一數二的大戶人家。可是以後，兩家都不行了；老通寶現在已經沒有自己的田地，反欠出三百多塊錢的債，「陳老爺家」也早已完結。人家都說「長毛鬼」在陰間告了一狀，閻羅王追還「陳老爺家」的金元寶橫財，所以敗的這麼快。這個，老通寶也有幾分相信：不是鬼使神差，好端端的小陳老爺怎麼會抽上了鴉片煙？

可是老通寶死也想不明白為什麼「陳老爺家」的「敗」會牽動到他家。他確實知道自己家並沒得過長毛的橫財。

雖則聽死了的老頭子說，好像那老祖父逃出長毛營盤的時候，不巧撞着了一個巡路的小長毛，當時沒法，只好殺了他，——這是一個「結」！然而從老通寶懂事以來，他們家替這小長毛鬼拜懺念佛燒紙錠，記不清有多少次了。這個小冤魂，理應早投凡胎！老通寶雖然不很記得祖父是怎樣「做人」，但父親的勤儉忠厚，他是親眼看見的；他自己也是規矩人，他的兒子阿四，兒媳四大娘，都是勤儉的。就是小兒子阿多年紀青，有幾分「不知苦辣」，可是毛頭小伙子，大都這麼着，算不得「敗家相」；……

老通寶抬起他那焦黃的綢臉，苦惱地望着他面前的那條河，河裏的船，以及兩岸的桑地。一切都和他二十多歲時差不了多少，然而「世界」到底變了，他自己家也要常常把南瓜當飯喫一天，而且又欠出了三百多塊錢的債。

鳴！鳴，鳴，鳴，——

汽笛叫聲突然從那邊遠遠處河身的彎曲地方傳了來。就在那邊，蹲着又一個繭廠，遠望去隱約可見那整齊的石「幫岸」。一條柴油引擎的小輪船很威嚴地從那繭廠後駛出來，拖着三條大船，迎面向老通寶來了。滿河平靜的水

立刻激起潑刺刺的波浪，一齊向兩旁的泥岸捲過來。一條鄉下「赤膊船」趕快攔岸，船上人揪住了泥岸上的茅草，船和人都好像在那裏打秋千。軋軋的輪機聲和洋油臭，飛散在這和平的綠的田野。老通寶滿臉恨意，看着這小輪船來，看着牠過去，直到又轉一個彎，嗚嗚嗚地又叫了幾聲，就看不見。老通寶向來是仇恨小輪船這一類洋鬼子的東西！他從沒見過洋鬼子。可是他從他的父親嘴裏知道老陳老爺見過洋鬼子：紅眉毛，綠眼睛，走路時兩隻腿是直的。並且老陳老爺也是很恨洋鬼子，常常說「銅鈿都被洋鬼子騙去了。」老通寶看見老陳老爺的時候，不過八九歲，——現在他所記得的關於老陳老爺的一切都是聽來的，可是他想起了「銅鈿都被洋鬼子騙了去」這句話，就彷彿看見了老陳老爺捋着鬚子搖頭的神氣。

洋鬼子怎樣就騙了錢去，老通寶不很明白。但他很相信老陳老爺的話一定一錯。並且他自己也明明看到自從鎮上有了洋紗，洋布，洋油，——這一類洋貨，而且河裏更有小火輪船以後，他自己田裏生出來的東西就一天一天不值錢，而鎮上的東西卻一天一天貴起來。他父親留下來的

一份家產就這麼變小，變做沒有，而且現在負了債！老通寶恨洋鬼子不是沒有理由的！他這堅定的主張，在村坊上很有名。五年前，有人告訴他：朝代又改了，新朝代是要「打倒」洋鬼子的。老通寶不相信。爲的他上鎮去看見那新到的喊「打倒洋鬼子」的年青人們都穿了洋鬼子衣服。他想來這夥年青人一定私通洋鬼子，卻故意來騙鄉下人。後來果然就不喊「打倒洋鬼子」了，而且鎮上的東西更加一天一天貴起來，派到鄉下人身上的捐稅也更加多起來。老通寶深信這都是串通了洋鬼子幹的。

然而更使老通寶去年幾乎氣成病的，是繭子也是洋種的賣得好價值；洋種的繭子，一擔要貴上十多塊錢。素來和兒媳總還和睦的老通寶，在這件事上可就吵了架。兒媳四大娘去年就要養洋種的蠶。小兒子跟他嫂嫂是一路，那阿四雖然嘴裏不多說，心裏也是要洋種的。老通寶拗不過他們，末了只好讓步。現在他家裏有的三張蠶種，就是土種兩張，洋種一張。

「世界真是越變越壞！過幾年他們連桑葉都要洋種了！我活得厭了！」

老通寶看着那些桑樹，心裏說，拿起身邊的長旱煙管恨恨地敲着腳邊的泥塊。太陽現在正當他頭頂，他的影子落在泥地上，短短地像一段烏焦木頭，還穿着破棉襖的他，覺得渾身躁熱起來了。他解開了大襟上的鈕扣，又抓着衣角扇了幾下，站起來回家去。

那一片桑樹背後就是稻田。現在大部分是勻整的半翻着的燥裂的泥塊。偶而也有種了雜糧的，那黃金一般的菜花散出強烈的香味。那邊遠遠地一簇房屋，就是老通寶他們住了三代的村坊，現在那些屋上都裊起了白的炊煙。

老通寶從桑林裏走出來，到田塍上，轉身又望那一片爆着嫩綠的桑樹。忽然那邊田裏跳躍着來了一個十來歲的男孩子，遠遠地就喊道：

「阿爹！媽等你吃中飯呢！」

「哦——」

老通寶知道是孫子小寶，隨口應着，還是望着那一片桑林。纔只得「清明」邊，桑葉尖兒就抽得那麼小指頭兒似的，他一生就只見過兩次。今年的蠶花，光景是好年成。三張蠶種，該可以採多少繭子呢？只要不像去年，他

家的債也許可以拔還一些。

小寶也已經跑到他阿爹的身邊了，也仰着臉看那綠絨似的桑拳頭；忽然他跳起來拍着手唱道：

「清明前口，看蠶娘娘拍手！」（註）

老通寶的綢臉上露出笑容來了。他覺得這是一個好兆頭。他把手放在小寶的「和尚頭」上摩着，他的被窮苦弄麻木了的老心裏勃然又生出新的希望來了。

二

天氣繼續暖和，太陽光催開了那些桑拳頭上的小手指兒模樣的嫩葉，現在都有小小的手掌那麼大了。老通寶他們那村莊四周圍的桑林似乎發長得更好。遠遠去像一片綠錦平鋪在密密層層灰白色矮矮的籬笆上。「希望」，在老通寶和一般農民們的心裏一點一點一天一天強大。蠶事的動員令也在各方面發動了。藏在柴房裏一年之久的養蠶用

（註）這是老通寶所在那一帶鄉村裏關於「蠶事」的一種歌謠式的成語。所謂「前口」是方言，指桑葉抽發如指；「清明前口」謂清明邊桑葉

已抽放如許大也。「看」亦是方言，意同「飼」或「育」。全句謂清明邊桑葉開綻，則熟年可卜，故蠶婦拍手而喜。

具都拿出來洗刷修補，那條穿村而過的小溪旁邊蠕動着村裏的女人和孩子，工作着，嚷着，笑着。

這些女人和孩子們都不是十分健康的臉色，——從今年開春起，他們都只喫個半飽；他們身上穿的，也只是些破舊的衣服。實在他們的情形比叫化子好不了多少。然而他們的精神都很不差。他們有很大的忍耐力，又有很大的幻想。雖然他們都負了天天在增大的債，可是他們那簡單的頭腦老是這麼想：只要蠶花熟，就好了！他們想像到一個月以後那些綠油油的桑葉就會變成雪白的繭子，于是又變成叮叮噹噹響的洋錢，他們雖然肚子裏餓得咕咕地叫，卻也忍不住要笑。

這些女人中間也就有老通寶的媳婦四大娘和那個十二歲的小寶。這娘兒兩個已經洗好了那些「團扁」和「蠶簞」（註）坐在小溪邊的石頭上撩起布衫角揩臉上的汗水。

（註）老通寶鄉裏稱那圓桌面那樣大極像一個盤的竹器為「團扁」，

又一種略小而底部編成六角形網狀的，稱為「簞」，方音讀如「踏」；蠶初收繭時，在「簞」中養育，呼為「蠶簞」，那是糊了紙的；這種紙通稱爲「糊簞紙」。

「四阿嫂！你們今年也看（養）洋種麼？」

小溪對岸的一羣女人中間有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姑娘隔溪喊過來了。四大娘認得是隔溪的對門鄰舍陸福慶的妹子六寶。四大娘立刻把她的濃眉毛一挺，好像正想找人吵架似的嚷了起來：

「不要來問我！阿爹做主呢！——小寶的阿爹死不肯，只看了一張洋種！老糊塗的聽得帶一個洋字就好像見了七世冤家！洋錢，也是洋，他倒又要了！」

小溪旁那些女人們聽得笑起來了。這時候有一個壯健的小伙子正從對岸的陸家稻場上走過，跑到溪邊，跨上了那橫在溪面用四根木頭並排做成的雛形的「橋」。四大娘一眼看見，就丟開了「洋種」問題，高聲喊道：

「多多弟！來幫我搬東西罷！這些扁，浸濕了，就像死狗一樣重！」

小伙子阿多也不開口，走過來拿起五六隻「團扁」，瀟瀟地頂在頭上，卻空着一隻手，划槳似的蕩着，就走了。這個阿多高興起來時，什麼事都肯做，碰到同村的女人們叫他幫忙拿什麼重傢伙，或是下溪去撈什麼，他都

肯；可是今天他大概有點不高興，所以只頂了五六只「團扁」去，卻空着兩隻手。那些女人們看着他戴了那特別大簪帽似的一疊「扁」，梟着腰，學鎮上女人的樣子走着，又都笑起來了。老通寶家緊鄰的李根生的老婆荷花一邊笑，一邊回頭去叫道：

「喂，多多頭！回來！也替我帶一點兒去！」

「叫我一聲好聽的，我就給你拿。」

阿多也笑着回答，仍然走。轉眼間就到了他家的廊下，就把頭上的「團扁」放在廊簷口。

「那麼，叫你一聲乾兒子！」

荷花說着就大聲的笑起來，她那出衆地白淨然而扁得作怪的臉上看去就好像只有一張大嘴和眯緊了好像兩條線一般的細眼睛。她原是鎮上人家的婢女，嫁給那不聲不響整天苦着臉的半老頭子李根生還不滿半年，可是她的愛和男子們胡調已經在村中很有名。

「不要臉的！」

忽然對岸那羣女人中間有人輕聲罵了一句。荷花的那對豬眼睛立刻睜大了，怒聲嚷道：

「罵那一個？有本事，當面罵，不要躲！」

「你管得我？棺材橫頭踢一脚，死人肚裏自得知：我就罵那不要臉的駱貨！」

隔溪立刻回罵過來了，這就是那六寶，又一位村裏有名淘氣的大姑娘。

于是對罵之下，兩邊又潑水。愛鬧的女人也夾在中間幫這裏幫那裏。小孩子們笑着狂呼。四大娘是老成的，提起她的「蠶簾」，喊着小寶，自回家去。阿多站在廊下看着笑。他知道爲什麼六寶要跟荷花吵架；他看着那「辣貨」六寶挨罵倒覺得很高興。

老通寶捐着一架「蠶臺」從屋子裏出來。這三棱形傢伙（註）的木梗子有幾條給白螞蟻蛀過了，怕的不牢，須得修補一下。看見阿多站在那裏笑嘻嘻地望着外邊的女人們吵架，老通寶的臉色就板起來了。他這「多多頭」的小兒子不老成，他知道。尤其使他不高興的，是多多也和緊鄰的荷花說說笑笑；「那母狗是白虎星，惹上了她就得敗家！」

（註）「蠶台」是三棱式可以撐起來的木架子，像三張梯連在一處的

傢伙：中分七八格，每格放一只「團扇」。

——老通寶時常這樣警戒他的小兒子。

「阿多！空手看野景麼？阿四在後邊繫「綴頭」，（註）你去幫他！」

老通寶像一匹瘋狗似的咆哮著，火紅的眼睛一直釘住了阿多的身體，直到阿多走進屋裏去，看不見了，老通寶方才提過那「蠶臺」來反覆審察，慢慢地動手修補。木匠生活，老通寶早年是會的；但近來他老了，手指頭沒有勁，他修了一會兒，抬起頭來喘氣，又望望屋裏掛在竹竿上的三張蠶種。

四大娘就在廊簷口糊「蠶簾」。去年他們爲的想省幾十文錢，是買了舊報紙來糊的。老通寶直到現在還說是因爲用了報紙——不惜字紙，所以去年他們的蠶花不好。今年是特地全家少吃一餐飯，省下錢來買了「糊簾紙」來了。四大娘把那鵝黃色堅韌的紙兒糊得很平貼，然後又照品字式糊上三張小小的花紙——那是跟「糊簾紙」一塊兒買來的，一張印的花色是「聚寶盆」，另兩張都是手執尖角旂的人兒騎在馬上，據說是「蠶花太子」。

（註）「綴頭」也是方言，是稻草紮的，蠶在上面做繭子。